

沈乃文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五十二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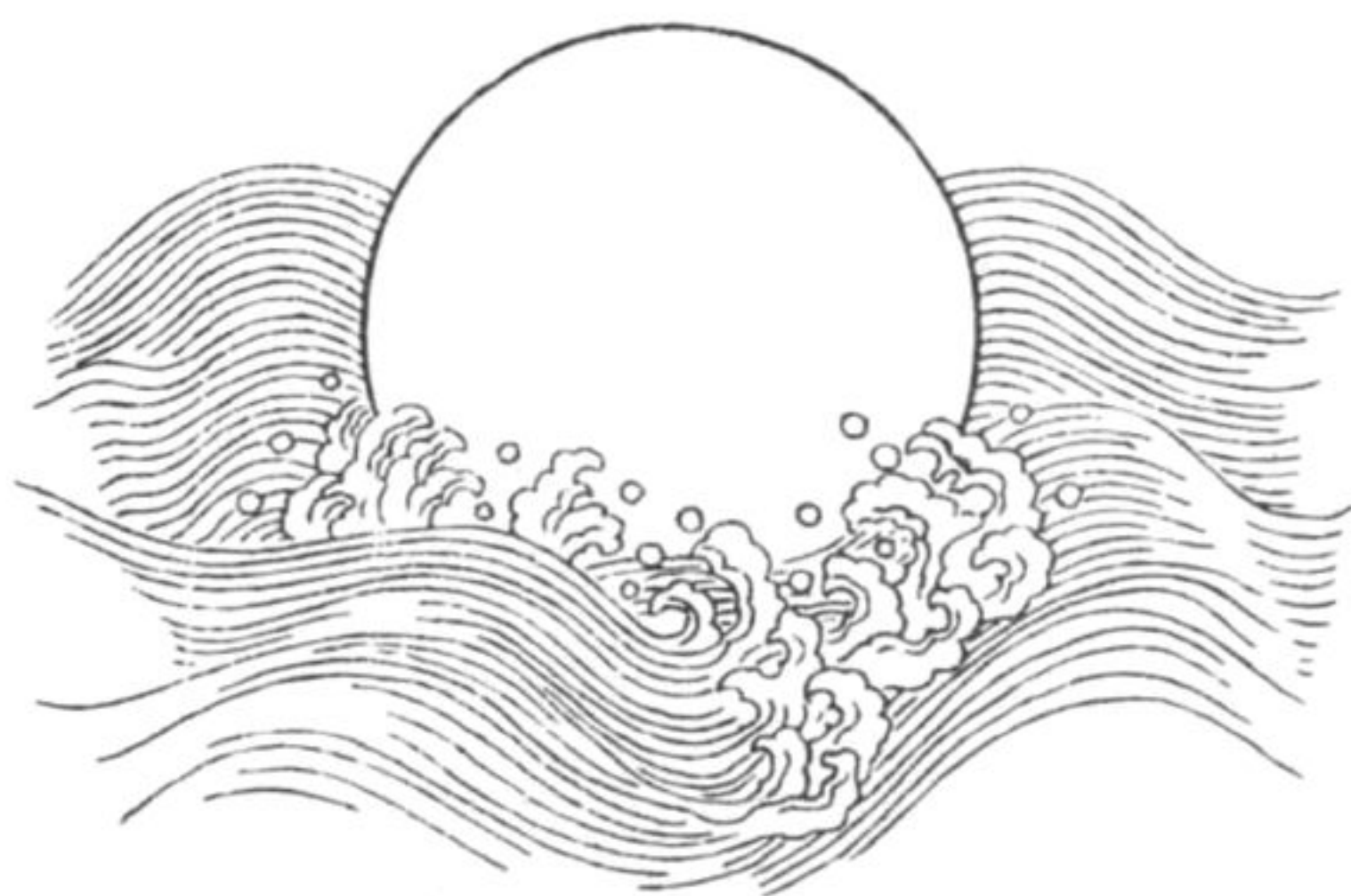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五十二冊

黃山書社



(明)孫應奎 撰

燕詒錄十二卷

明萬曆刻本

燕語錄引

蒙泉子退而脩於山來谷中既老矣鄉人因之又稱陽來谷逸云自叙曰我

先大夫棲溪先生嘗以疾棄去舉子業名其燕居處曰燕語齋游息自願應奎侍顧命之曰吾家世業儒汝其擇師友事事既就應奎舉於鄉又之曰陽明王先生倡道越中豪傑景從汝盡往之應奎祇命入謁先生留侍側授餐隨事發明盡暮而退如此者二日而先生無倦容有終日言

燕語錄引

不出此圖之意予聞之心戚戚焉機不自己乃請師焉先生引至天泉樓授經文至致知格物而止示之曰學問宗旨全在此四字然應奎未能問也此在嘉靖乙酉歲十月也踰月會試行先大夫携之過越命入請一言為訓應奎登堂立候移時先生瞶之始見率以離師輔學易失宗致勉乃手授二書其一傳習錄蓋論學語而門人記之也又示曰知我罪我皆以此汝必時省覽勿去手豈先生逢見之意有以哉歲已丑筮仕留京師先生被

命平廣亂前已辭世矣無問及門不及門皆有不克由聖之恨相與切磋觀摩日益月會子雖不敏亦知在一念上求是非自以為有所從入然又切疑于其曰得其門者或寡矣矧子哉尊微言戒自吹察於動靜有無之間即身所經歷出納自持積而至於善又始自信道無事於他求矣夫格致誠正夫子所以發明精一之旨其條理精密若此蓋知者心之體也意與物者知之用也即體而言用在中即用而言體在中渾然至善一於良知而已

燕語錄引

矣故格物者致知之實功用之所以行也意誠者致知之成功體之所以復也師云致知為盡矣非欺我也竊嘗率吾知之所及知劄記之縷縷或酬酢論議或咏歌性情亦並存積若將緒述師傳以與同志考見必趨於是而後已不幸隆慶壬申夏居室災稿僅存者命見輩輯而藏之以貽子孫目之曰燕語錄噫能擇不能守非智苟徒言焉烏用錄為矧言之未又幾於道乎獨惟蕲蕲兀兀不敢自逸至皓首不忘即學焉而非是亦精神意緒之

所有也庸恐盡棄委吾生無所用心即使吾子孫
即此求端競進微學則吾先大夫遺學遺意猶存
亦庶幾佑啓之謨矣又寧無直諒挾持精微引與
歸趣雖老老猶及是正俾無忘授受之微哉吾子
朝聞爲快亦愈于沒沒自蓋卒莫之省以死也昔
伊川易傳不欲蚤出自量精力日詰不同名賢立
言垂世固宜易實而後已若予將以知非及改學
伊川云

萬曆三年歲甲戌秋九月中浣日識

無常錄引

三

燕詒錄目錄

卷之一

憶言上 凡四十二條

卷之二

憶言中 凡四十五條

卷之三

憶言下 凡四十條

卷之四

書類 凡二十七首

燕詒錄卷目錄

乙

卷之五

書類 凡二十一首

卷之六

文類 凡七首

卷之七

文類 凡一十三首

卷之八

詩類 凡九十八首

卷之九

詩類 凡九十二首

卷之十

詩類 凡八十首

卷之十一

河南存稿 凡五首

卷之十二

河南存稿 凡五十七首

山東存稿 凡六十三首

卷之十三 凡七十八首

燕詒錄卷目錄

二

林居續稿 凡十首

與呂緝卷之一

憶言上

存心者心無所放而已性之靈覺謂之心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也天然自有不待學慮而能故曰良心其存之之功亦惟適得此體忘同不可助亦反害朱子云但得存心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可以省矣然此勿忘勿助存養之節度亦是吾心自能調停非有所待於外也

聖賢立教因人心之靈覺提出一幾字即孟子孩

與呂緝卷之一

乙

提之愛敬所謂良知也此良知通乎晝夜通乎古今不可湏臾離者也能常明常覺不息此幾則無私可住謂之存心此心存則知致而物格意誠矣是謂知行合一嘗謂諸座右曰何思何慮有慮同只是致虛依本體常明常覺一真在那於何處別知行

古之學者以實行自勉亦以實行相責子夏喪母無聞喪子喪明曾子直指其過使直受無詞且以離群索居自咎非其勉於實行乎是知篤於自脩

而後有直諒之友德不孤必有隣是在我也

孟子精義之功推極於爾汝之受言不言之歸可謂至矣然學者之自察克類之盡雖辭受取予已裁之於義而於其所辭受之物微有疚心即是見利心體上着不得一字故察惡湏盡

心意知物渾然至善天然自有性也而知為體知者至善之靈覺所謂良知也不欺其知之謂致如知善則無不好知惡則無不惡何等快足是好惡者意也自其不欺此知則好惡無不自慊謂之誠

與呂緝卷之一

二

意非致知之外別有誠意功夫也即所好為好之事即所惡為惡之事事即物也一如良知之所知而好之事無不為之矣惡之事無不去之矣事得其正謂之格物格物者致知之實也亦非致知之外別有格物功夫也知致則良知適得本體而心有不正乎即云致知為盡矣湏實體實見得功夫始有下落

良知者心之體也有知則有感覺即是意有意則有事事即是物即物之著於感而為應跡之可見

如達道九經之篇皆不外於良知也故致其良知而體用該矣以言乎已則脩身以言乎人則齊治平

孟子於爾汝之稱指其慚忿之實而使之克之於言不言之餘指其爲穿窬之事而使之耻之是從天然不容昧之靈覺上提點出來何等易曉何等學功果能從此心不可昧處實用功則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更有何事

而子之學只是求放心求放心只是集義集義只

《燕語錄卷之一

三

是無行不慊於心無行不慊便是道心之微能將此心常爲之主即是窮理盡性至命功夫到至命亦在熟之而不已焉耳

學須切實體究自悟自信方有得力處若濶略躬行學人言語雖說得甚玄妙却受用不來何其佛家偈語快人一番听聞何益也此正是放心須戒之

白沙先生云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

所以閑之而非以爲病也夫此心無倚之謂虛即其應跡可見雖動而已形然應而無作過而不留亦虛而已矣不可謂之實也無應跡可見雖靜而未形然此虛不息亦實而已矣不可謂之虛也故太公者未應之用而順應者未感之體無欲而已矣常感常應無間斷先後有主而實是常務其虛也致虛即是戒懼若以戒懼爲閑虛動靜爲虛實恐猶二之也

先生云苟欲靜即非靜矣夫欲靜非不是好念但

《燕語錄卷之一

四

心體本虛本自生生有所則不得其正多此欲靜之念不得周子以無欲爲靜恐欲靜是厭煩適已自便所以爲非靜也

先生云主於靜以觀動之所本察於用以觀體之所存須知是夾持說欲學者動靜交致其功也其實主則又察察即是主主者非戒懼以防其懈乎防則察矣而非專於靜也察者非戒懼以慎其動乎慎則主矣而非專於動也師曰動靜有時也心無動靜者也周子主靜之說蓋貫乎動靜矣

常感常應者至虛之體有感而應者可見之跡然
來則不迎過則不留亦虛而已先賢主敬主靜皆
只是此

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此蓋欲
學者致養此心無他念泄漏則日見本體自欲罷
不能焉得不直遂少着因循便擔閣過了專一則
自翕聚志氣凝定義理昭著而達道行矣翕聚發
散無二本體用一源者也

先生云且如功業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

金燕語錄卷之一

五

在功業上便是有累之心此直指人心添一物不
得的本體聖賢汲汲皇皇席不暇煖蓋視天下爲
一身不能自己原非在功業上起念亦不以濟人
利物爲己功自人視之謂其功業之不可及也堯
舜猶病文王如傷須知是全體此心

先生云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
此先生心訣也心之本體不慮不學善便知好惡
便知惡何嘗致纖毫之力但有我則有欲求以遂
其欲而成乎我則任私智作聰明不能順其自然

矣故忘己者克己也求順其自然之實事而無欲
者求順其自然之極功也知以自然爲宗則己不
能不克克而至於忘則馴至於無欲是在熟之而
已但求端用力貴審其所出入孟子論始條理爲
智之事可見

先生云道不明雖日誦萬言博極群書不害其爲
未學道不行雖普濟群生一匡天下不害其爲私
意其於吾心之全體大用豈能望其藩籬哉此實
見得語也故堯舜之學以執中爲樞堯舜之治以
用中爲要無非盡吾心而已觀三聖以天下相授
受不越執中二字是知人者天地之心中者人心
之理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惟此義不明故無真
儒亦無善治惜哉

金燕語錄卷之一

六

心學之原夾於此心之危微王伯之辨亦辨諸此
出道心而出焉雖設施錯置未到大可觀亦是立
誠居業由人心而出焉雖依仿假借大有可觀亦
只是作僞行私故終日不獲一君子不以爲耻一
朝而獲十君子不由也有志於學者不知求端於

此則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矣
先生曰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
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
所喪者大雖有聞于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
足稱也夫三者道中之一節倚於此三者則可以
三者名而不可以言聞道若知道不離於三者而
實不倚於此三者於吾性分中求端用力涵養自
得而隨時出之則不見一善成名之跡斯之謂成
人故學者立志惟當求聞道

燕語錄卷之一

七

先生云仲尼顏子之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
陋巷耶抑無俟於曲肱陋巷而自有其樂耶又曰
得其心則樂不遠矣嘗聞之師曰樂者心之本體
誠察於動靜有無之間而致精之使行無不懽安
得不樂幾之一字千古學訣忽乎此更無從得其
心矣

先生云鉢視軒冕塵視金玉雖所請最高然猶未
能無意猶見是軒冕珠玉若學到至處則生死禍
福若晝夜之代吾前忘之而已夫視之如鉢如塵

已無所動於中此猶可勉而至也至於忘則化矣
化不可爲只論有此理學者須從有諸已上敦篤
將去勿先有此獲心徒爲想像反擔閣了
觀白沙先生集附所見

好善惡惡此是天聰明不慮不學的良知性也故
孟子指之以明性善雖極凶暴之徒亦磨滅不得
但有以導之即善念日長惡念日消此是氣稟稟
得不甚偏駁猶爲可移夫子云上智與下愚不移
故但可移者即是智之流故啓明如卅朱不害其

燕語錄卷之一

八

爲下愚魯鈍如曾子不害其爲智今之便獮狡滑
自暴自棄日流於下愚而猶自以爲智者良可慨
也

心以良知爲體而意與物皆其用更分不得故學
問之功只一箇良知見在便了既不昏昧又不放
逸惺惺然不加不減常作得主宰此之謂致此之
謂見在如此尚物有未格意有未誠心有不正乎
蓋渾然一於至善而已矣故精此良知之謂精一
此良知之謂一致良知之外無學矣

大學條目序至正心亦盡矣又言誠意又言致知格物非無爲也皆原其初矣蓋我之得於天一心也意知物非心之外也方其孩提雖氣質不無偏駁而形氣未累但知愛其親敬其兄不待學慮純是此心之良知發見流行却是率性以爲道故自其要愛敬是意有弗誠乎自其所愛所敬是物有弗格乎渾然一於至善而心無弗正矣却只是一箇知愛知敬而其格與誠正皆包括於此知矣更分不得格致爲知識正爲行此知行合一之體本

△燕語錄卷之一

九

來如此及其知誘物化良知作不得主宰便私意萌發不正之事漸滋於其中三者相因於病而心非其心矣然不正之端發於意之不誠而良知有以知其故故正心必先於誠意誠意必先於致知知之致又格其意所向之物而實地以爲功夫然後意可誠而心可正矣其功夫之條理精密有不容紊若此者其實心以知爲體而意與物者知之用提醒此良知爲主不使昏昧放逸則私意無所容而不正之事無所隱有以復於至善而心正矣

故析之雖極其精而統之則一非分項以爲功蓋所以發明惟精惟一之節度非有異於堯舜者也夫一致知而格與誠正無所遺則知行之合一明矣斯功夫合本體而聖學之門戶可窺也

良知神明不測主於身爲心其於心爲性付於天爲命一也故指其體之明而言謂之未發而別無已發者在指其體之照而言謂之已發而別無未發者存明則照矣照則明矣體用一原者也先儒令學者觀未發前氣象恐只是使之戒懼不覩不

△燕語錄卷之一

十

聞功夫專一自將見得一原處此善誘人之意也既曰觀則已發矣

良知天則也致良知知天之學也聖學之始也極於知性知天則與天爲一亦在乎熟之而已觀夫子告哀公之脩身曰不可以不知天則知入門一步便是到底路徑不容毫厘有差也

學者從事於致良知之學未能自明自信不免困心衡慮而無以自安則良知自能學自能問自能思能辨學焉爲行此四者而弗措矣故此五者

致良知之實功亦自是良知之能事苟非立志真切又欲致良知以爲學則亦無此五者之事矣
意者良知感應其幾萌動處善惡介頭也良知雖極拘蔽而幾之不容昧炳如日月故又致其知而後意可誠矣致之云者快足吾良知之謂然必爲善去惡以格其物而後吾之知始清其量故致知者誠意之則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致知如磨心誠意者誠此也格物者格此也此精一之旨也在學者心悟之耳

燕語錄卷之一

十一

致知而不事於格物則流於釋氏之定慧格物而不事於致知則流于伯者之用智其去吾儒之學奚啻天淵

知此心無無意之良知而所以致之者正以誠此而已知此心無無物之良知而所以致之者正以格此而已良知之外無道也致良知之外無學也其惟心悟乎

聰明睿知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得乎天者無聲無臭亦天而已仁義禮智皆由此出故曰博

淵泉而時出之君子戒慎恐懼亦惟順此而已非能有所加也故知天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苟始之所發端非知天以爲學則終之所極至必不能至命以爲功

此心靈覺之體如樹之萌芽雖僅露生意未見枝葉花實固已無不具矣以其微而言故曰幾以其毫厘畢照故曰知至以其通乎晝夜無間容息故曰知終皆言其體之自然也然必至之而後可與幾少不順其自然則尚有昧處不可以言知至必

燕語錄卷之一

十二

終之而後可與存義苟日月至焉非集義也孟子云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慎體之自見

夫子知及仁守直推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學者當何如以爲功要之只是知到底復得此本體而已自其明覺無蔽謂之知及即此明覺不息謂之仁守至蒞之不振動之不以禮亦只是此知尚有明不盡處非本體流行則息矣故敦篤之而已知及仁守之外別無止至善之功也

學至於仁守亦大段可矣夫子又舉蒞民動民爲

言蓋必慎乎此而後仁守之功始無差錯道本無間外貌斯須不莊不敬應酬區畫少有不當即是心生未能與道爲體豈可謂之仁哉動民尤難於蒞民非義精仁熟而無我者不能知止之功至於能應則大本立而達道行取之左右逢其源矣非渣滓渾化則動必有悔安能慮故能應而後能得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言致知格物之功最簡盡了此更有何事豈復有意不誠心不正

無語錄卷之一

十三

耶

這有所不爲不欲者虛靈知覺之自然即好善惡惡之性也有以存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由是隨所感而好惡形焉便有政事之施有裁成輔相之道家國天下之治自此一念出之矣此吾儒盡性之學無內外者也佛氏之所謂明心見性只是虛無寂滅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要之亦是未見心性之體竊恐儒佛之辨其端在此人於應酬既往耳目無交若至靜矣而此心一念

之靈不可磨滅者非幾乎是復之一畫也天地之四時行百物生非此一之流行乎唐虞三代君臣所以兢業不忘者惟此一幾字

幾者性之靈人之生道無時不然者也此幾一昧而人欲始橫流矣故幾者吉之先見此是性靈露從此慎之寧復有惡惡是求其幾之昧非在幾之所本有也以其始動之微亦曰幾耳

或問學問之道求放心放者一心求者又一心歟此蓋泥於言語而未嘗體驗於心者也此虛靈知

無語錄卷之二

十四

覺根於性生雖極昏蔽未嘗泯滅得盡即此不泯滅之幾自能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朱子所謂介然有覺者是也從此幾上一立立起必爲善必不爲惡心即此而在矣是放者物交之引而求者靈覺之存也心本無二能作主與不能作主之異耳

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此實字便是良心泯滅不得的雖貪昧隱忍其心已放而實則慚忿則求其放者非心之所自能耶充之便是由人乎

哉

學莫病於虛見莫要於實得觀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夫子非不言在學者聞之不可得耳此聞字非但言語上能形容直須在天爵不二上立志存養到知性知天真見又克無憾方是有聞此何等功夫積累也通曉奎說爲德之業夫子之垂戒深矣

君子小人之別夫子云喻義喻利而已然不察所爲義者何如則其所喻雖跡似義而未必非利也

燕語錄卷之一

十五

毫厘之間其幾甚微亦惟此心自能辨之必順其有所不爲不欲之體使行無不愜於心則喻義之實也故義非外也只在一念上立誠夫子云禮行遜出信以成之之謂若外飾仁義而求諸此念實不然如以錦繡被於束草之上此義襲也喻義云乎哉

燕語錄卷之一終

燕語錄卷之二

憶言中

橫渠先生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噫此後世號爲有志者之通病非先生真切自省安能點破如此吾人須按服這罪狀方有進步處不然自棄孰甚矣

耳目無交應酬未及而戒懼一念常在不息即是致知此中勿忘勿助即致知之這件事得其正是

燕語錄卷之二

乙

爲格物而知致矣致知如此已適得良知本體意便無不誠心便無不正更別無功夫良知無終始無動靜須知功夫只是此念不息孟子之所謂必有事也是在學者自悟而已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養之一字最爲喫緊只順此良知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而已須是不放過始謂之得其養則心體日精明日剛健便有從容中道的意思若起一念覺于自己便宜便因循將就認爲行推却便落機械去了切須審察

假公濟私這發念只是爲己不真切却自謂人莫我知殊不知習之既久便流於無忌憚夫子謂難矣哉者此也其初只一念不謹耳爲惡如崩大可畏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夫意念是知所發發不正謂之欲即所欲這件事謂之物寡欲須不爲這件事非師之所謂格物乎欲無時不寡斯知無時不養此寡欲是致知日可見之功所以居業也先生以寡欲替格物二字蓋

燕語錄卷之二

二

自脩自得處獨不知寡慾即格物豈未悟破耶遺書云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又云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豈先生學問日新後來自不同歟抑記者之誤歟

寡欲以養知則幾無不察有不察則欲何由寡是察則必寡寡之又寡欲日以無則知日以精所以養之也如此則知至至之其知幾乎知幾則誠矣學者於學問頭腦體究踐履既知端的有所向往須敦篤不懈始能有得若有見便放開則心日踈

懈躬行漸鏗漏雖得之必失之矣此翼其小心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學問自以爲見頭腦而無欲罷不能之機終是不見得如飲食者而知味則嗜之不厭矣觀顏子領博約之教循循然由之而入便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豈能半途而廢哉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卓爾之後猶堂堂然日以無從而不自足非真見道之無窮盡無方體不若爾也其望道未見之心歟故有志者須學顏子

燕語錄卷之三

三

人心虛其體也惟虛故明然非即此明覺不容昧之幾致察於有無之間不使妄念無所容則潛滋暗長日昏日塞失其所以爲心矣故養心之要莫大於知幾知幾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澄然無事復其體矣未發之中庶幾在我又豈別有中節之和耶

人欲橫流中是非一念之公未嘗磨滅其剝之上一畫乎從此反之則爲復從此養之則進於聖賢孟子論三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